

諾貝爾和平獎——賞給西方的英雄、東方的叛徒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一個正在服刑的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自此，諾貝爾獎背後的政治動機已昭然若揭。

來自國內三所高等學術機構的學者分別就此事發表了各自看法，並對時局進行了分析。賈慶國說：「諾貝爾和平獎是賞賜給西方的英雄和東方的叛徒的；」黃紀蘇回顧了諾貝爾獎極富爭議的歷史並對其公信用度提出了質疑；周永生則揭露了諾貝爾獎背後的政治鬥爭。

諾和獎標準充滿爭議

雖然西方各國政府強烈要求釋放劉曉波，西方媒體鋪天蓋地地質疑中國人權記錄，依然有一些來自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獨立聲音表達了不同的見解。

挪威法學家及作家弗雷德里克·赫夫邁爾說：「我無意冒犯劉曉波，但他得到的和平獎再次證明和平獎不是出於諾貝爾本意設立的，而是挪威議會的和平獎。」

印度卡納塔克邦一份廣受歡迎的英文日報《德干先驅報》評論道，「今年的諾貝爾獎是人權獎，涉及到中國的內政事務，這是完全背離諾貝爾遺囑的行為。而中國被美國視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在對此事作出回應的西方各國政府聲明中，我們發現了其共同之處是對民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強調。

美國總統奧巴馬稱劉曉波是「一個雄辯且勇敢的發言人，他通過支持民主、人權及法制等和平非暴力手段推動普世價值的傳播。」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說：「這些價值（自由及人權）是歐盟的核心價值。」法外交部長庫什內稱將諾貝爾獎授予劉曉波決定「向所有和平的擁護人權進步及保障的人士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

西方認為，只有中國的發展遵循這些普世價值，才能帶來世界和平；而這種假設本身就是毫無根據的。

在此事件背後，真正令西方世界不安的是「一旦中國的發展模式被確認為是成功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將紛紛效法中國，而不再跟隨在西方世界之後。」聖保羅大學的國際關係客座教授、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會員奧利佛·司徒恩科在12月7日《環球時報》英文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評論道。

因劉曉波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而引發激烈的國際爭論並非偶然。自1901年首次頒發諾貝爾獎以來，圍繞獎項提名及得主的爭議就從未停止，尤其在文學獎及和平獎方面。而這些批評及爭議早已動搖了諾貝爾獎本身的信譽。

「確定誰為推動和平做出最大貢獻是一件高度政治化的事情，不可能是客觀冷靜的學術評判。」諾貝爾和平獎的官方網站編輯奧伊文德·通尼森寫道。

通尼森也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標準進行了質疑：「僅僅由五個來自歐洲北部邊境小國的人所做出的決定，有可能會基於全人類對和平的普遍看法嗎？」

「他們的決定會不會更有可能遵循本國利益或某一挪威政黨的意識形態？」

諾貝爾獎結果公布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指出：「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擁護和促進和平進程而努力的人』，這才是諾貝爾的遺願。」

馬朝旭也表明了中國政府對此事的立場：劉曉波是因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其所作所為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背道而馳。諾委會把和平獎授予這樣一個人，完全違背了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

劉曉波成中美對抗籌碼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十四世達賴喇嘛，

1990年授予了戈爾巴喬夫；相反，此獎授予過四任美國總統（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1919年伍德羅·威爾遜，2002年吉米·卡特，2009年巴拉克·奧巴馬）。這顯示了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價值體系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傾向性。

「之前曾有人說過，諾貝爾和平獎是賞賜給西方的英雄、東方的叛徒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賈慶國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紀蘇說：「諾貝爾和平獎並不是一項有影響力和公信度的獎項。」「因此，並不能說獲得此獎是一件好事。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中，每次都會引發爭議。例如去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巴拉克·奧巴馬，對此國際社會就有很多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因為奧巴馬並未作出什麼突出貢獻，可仍然獲獎。這無疑反映了諾貝爾和平獎本身的公信度問題。」

在西方世界廣為承認的觀點是，和平與民主之間的聯繫在於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之間不會爆發戰爭。

「中國擁有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政治體制，當中國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時，西方國家不可避免地會擔憂一個崛起的中國或許會對世界和平帶來威脅。我們應當將劉曉波事件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去解讀。」賈慶國說。

「除了諾貝爾獎委員會外，美國政府在此次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的決策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外交學院的國際關係教授周永生說。

「劉曉波事件已經演變成了大國間的外交之爭，更是成為了中美對抗中的政治籌碼。」「儘管近年來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在美國的介入下，諾貝爾獎委員會還是選擇站在美國一邊。」

周永生認為，國際社會的輿論主要由發達國家的媒體控制着。西方主要的通訊社和電視網已經成為國際傳播的主體。

在外交部10月12日的例行記者招待會中，發言人馬朝旭呼籲國際社會認清事實真相：「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將和平獎授予中國一個正在服刑的罪犯，是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尊重。」「一些國家政客藉機對中國進行攻擊。」

沒有必要視中國為敵人

但是，中國真的是威脅嗎？12月2日版的《經濟學人》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崛起中國之威脅》對此問題做出回答，並給出一個較為中立的分析，「沒有必要把中國看做敵人。與蘇聯不同，中國並不忙於輸出意識形態。」此篇文章同時警告道：「將中國變成對手的最佳方法就是將中國作為對手來對待。」

「即使劉曉波獲獎，中國也不會改變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方向。」賈慶國說。「中國將會根據自己國情進行改革。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中國已經越來越開放。」「中國也會更加關注民主政治的改進。這個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他還提到，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始終堅持一個原則，即意識形態的差別不應當制約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而諾貝爾獎委員會仍舊將意識形態與國際關係混淆在一起。

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在人權領域也不斷取得進步，這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黃紀蘇同時指出，「我們對政府是有批評的，雖然我個人並不贊同劉曉波的絕大部分意見。但是，我們對政府的批評不應當依附於西方社會的評判標準。」「我們對政府的批評應當是從廣大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出發，而不是從挪威、美國或日本的角度進行評判。而我們對待劉曉波的態度也不應該受到諾貝爾獎事件的影響，支持或反對劉曉波也不會因為他是否獲獎而改變。」（原載12月13日《環球時報》英文版）

兩國僧人誦經 告慰 30 萬亡靈

南京 5000 人悼大屠殺 73 年

13日上午10時，淒厲的警報再次響徹南京上空，陰霾的天空飄着密密的冬雨，江蘇省暨南京各界代表以及專程來寧的外國友好人士共約5000人，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舉行「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3周年儀式暨南京國際和平日集會」。

【本報記者趙璐南京十三日電】

儘管淒冷的冬雨從12日起已經下了一整天，今天一清早，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門口仍站滿了前來參加集會的南京市民，紀念館四周的雕像前，擺放着市民前來悼念手持的黃菊。

上午8時，來自日本東本願寺、靈雲苑、圓光寺、圓照寺、雲祥寺、月峰寺等及南京毗盧寺50多位僧人和佛教信徒在紀念館祭場舉行「中日和平法會」，念誦經文，告慰30萬逝者亡靈，祈禱世界和平。

10時正，悼念儀式開始，參加集會各界人士向遇難者默哀，在低沉的《安魂曲》中，武警戰士代表各界人士向遇難同胞敬獻花圈，全市鳴起防空警報。

警策世人以史為鑑

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張九漢在悼念儀式上表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重溫歷史，悼念遇難同胞，就是為了警策世人，以史為鑑，永遠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就是為了揭露和批判日本一小撮右翼分子否定侵略、妄圖翻案、重走軍國主義老路的圖謀。

南京市十大傑出青年余紅代表南京市民宣讀《南京和平宣言》。《宣言》呼籲，牢記歷史，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絕不讓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悲劇重演！讓世界持久和平！

日友人贈文物史料

當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再次獲得兩大種類200件珍貴文物史料，由日本友人東仁捐贈的日軍第十六師團佐木旅團攻擊南京軍事作戰地圖、日軍攻擊南京的日文報紙剪報、日軍南京入城式彩圖、《南京總攻擊觀戰記》等17件文物史料，這批文物史料對於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東仁表示，日本發動了侵略戰爭，我們要反省，歷史證據對於反省歷史非常重要。前來參加活動的日本支援東亞案審判實行委員會秘書長山內小夜子說，在中日關係不順暢的時候，更有必要到南京來，通過我們草根的交流，達到和平的目的。

倖存者年年來悼念

日本真言宗大谷派東本願寺第九次南京和平法會友好訪華團、日本京都府臨濟宗靈雲寺和平訪華團、日本名古屋屋宇「兩尊觀音思考會」訪華團、日本東鐵路工會代表團等日本代表參加悼念儀式。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之一夏淑琴老人再次出現在紀念活動現場，82歲的她已經聽不清別人的講話，只有對着她的耳朵「喊」，才能和她對話。她說，年年都會來，清明來，今天更要來，70多年了，只要想到那個慘痛的事，想着死去的親人，心裡就非常的難過，只要活着都會來。邊說着，她忍不住眼淚又奪眶而出。



▲南京各界人士共5000人13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舉行「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3周年儀式暨南京國際和平日集會」 新華社



▲參加和平集會的日本鐵路工會的日本友人 趙璐攝



▲日本友人東仁（左）向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捐贈新徵集的17件珍貴文物史料 新華社

▲大屠殺倖存者劉興銘在紀念館「哭牆」上，找到父親劉家風的名字 趙璐攝



▲來自日本的十多位僧人和南京毗盧寺的50多位僧人和佛教信徒昨天舉行和平法會，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新華社



日本發現南京大屠殺新證據

【本報訊】中新社東京13日消息：「12月13日，參加棉花地戰鬥，南京陷落。12月14日，與村上少尉偵查敵情。將約300名俘虜全部殺害。」這是侵華日軍第六師團第六連隊伍長牧野信人在從軍日記中的一段記述。

近日，位於日本熊本縣的熊本近代史研究會得到一批關於日軍侵華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的珍貴史料。該會事務局長廣島正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說，這批史料是侵華日軍第六師團第六連隊伍長牧野信人的遺物，其中包括從軍日記和信件。由牧野信人的長子牧野久仁博於12月7日提供。據該會表示，牧野信人1909年生於熊本縣，1937年12月13日參與南京戰役，1939年5月6日戰死。

應記者要求，廣島正寄來了上述從軍日記的複印件和其他一些關於第六師團和侵華日軍在中國實施暴行的資料。記者看到，牧野信人的日記從1937年7月27日開始，至陣亡前一天（即1939年5月5日）止，用簡短的文字記錄了從軍過程中的重大事件，殺害約300名俘虜的事件出現在1937年12月14日的記錄中。

促日政府承認錯誤

對此，熊本近代史研究會表示，國際法明確規定，不能殺害放下武器或失去自衛手段投降的士兵，殺害300名俘虜的行為明顯違反了這一規定，是名副其實的「屠殺」。該會還表示，「第六師團一直否認會參與『南京大屠殺』，但許多史料顯示，他們與『南京大屠殺』大有牽連。從這個意義上說，從軍日記的發現具有重大意義。」

廣島正告訴記者：「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受害人數有各種說法。照我看來，相比受害人數，日軍實施了『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實比什麼都重要。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掩蓋真相，而是承認歷史錯誤，向中國人民道歉，並在此基礎上構築兩國友好關係。」

廣島正長年從事日軍侵華歷史研究，曾與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共同編著《日軍在中國幹了什麼》一書，揭露了從甲午戰爭至侵華戰爭期間日軍在中國的暴行。

《南京大屠殺史辭典》將邀日學者參加編纂

【本報訊】中新社南京13日消息：今天上午，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大屠殺史辭典》圖書編纂工程正式啓動。「南京大屠殺史將有第一本工具書，也就是《南京大屠殺史辭典》，出版後向全球發行。」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盛鴻告記者。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表示，由於工作量大且廣，將力邀中日學者共同完成。

近年來，關於南京大屠殺史的史料、出版資料已經很多。朱成山說：「20多年來，南京大屠殺史學研究在史料搜集、史學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挖掘、搜集、出版了一大批南京大屠殺的專題史料，如《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東亞日記》等，編輯出版了《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系列文獻與叢書》（1-27）等研究著述，編輯了有關南京大屠殺史學研究的專門期刊《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等。」

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殺史辭典》作為首部關於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工具書，將按各種形式的歷史文獻檔案資料、研究成果分門別類進行歸納整理，列出「詞條」逐個定義，便於檢索。「根據初步想法，李秀英、夏淑琴、魏特琳、拉貝等人物將作為單獨詞條出現。」

記者了解到，辭典將圍繞南京大屠殺歷史，從歷史人物、歷史地點、歷史事件、歷史機構、歷史文獻及檔案、歷史物證、歷史研究、歷史教育、歷史傳播等十個專題進行編撰。整個辭典編輯工作預計歷時三年。